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總說做人要放下，其實知易行難。別的不說，單是家裡的書，雖不是珍本，卻有我們人生某段記憶，扔掉實在不捨。書尚如此，其他的人和物，更難放手。

放下

對物，我見過最放得下的，是位年輕同事的爸媽，且稱他們為李生李太。他倆五十多歲，兩個女兒已婚，各有不錯的職業。李爸的室內設計生意也早賺錢賣掉，生活無憂，兩公婆優游自在，時常去旅行，好不快活。不過這並不稀奇，最奇的是夫婦退休後，不但趁高價賣了賽西湖的住房，還把所有傢伙雜物東西、送人或丟棄，現在夫婦倆每人只剩一旅行箱的東西，隨時可浪跡天涯。他們剛退休時還會租住服務式住宅，食其方便和租期靈活。後來連這也不需要了，因為密密去旅行，留港時間實在太少。真要留在香港的時候，就在李太的妹妹家中暫住，剛巧這位妹妹也是不喜留東西的人，袋中有錢但「家徒四壁」，愛買名貴古董傢伙卻全無雜物，兩姐妹非常投契。

我常請教這位同事，究竟只有一個手提箱的人，是如何生活的呢？比如夏天時，冬天衣服放哪裡？答案是日常衣服幾件就夠，真有需要時就去買，不穿的就送人或捐出，好在他們都不再用再上班，衣服簡單就夠。我又問結婚那麼多年，一定有很多東西，像女兒的成績表、獎盃、書、相簿等，這些東西是否租倉安置？同事說不，李媽真是全扔掉的。兩個女兒用完的書，過期成績表、破舊玩具、所有紀念品，通通扔掉，而且一定是趁女兒不在家時丟掉，因為明知小孩會捨不得。至於相簿，李媽媽會先拿去電腦掃描，放進電腦，紙本就不要。書呢，她說可以拿去圖書館借或在網上看，不必浪費地方收藏。其實她的想法很簡單：香港地貴房子小，雜物可以不要就不要。同事小時候就曾因為給媽媽扔掉心愛的舊公仔大哭了幾天，幸好今天跟媽媽的關係仍很好。

輕身上路，雲遊四海，確令人羨慕。但這樣放得下身外物，慚愧還做不到。

在還沒去延曆寺之前，總以為比叡山後，才知道整座山上沒有一間叫延曆寺的寺廟，是整座山上的寺廟群稱為延曆寺，主要分為三大區域——東塔、西塔、橫川。

東塔是大家最常到達的區域，本身也分好幾個小區塊，最上方有東塔、阿彌陀堂；中層有大講堂、文殊樓；下層是根本中堂，最下層是大書院。因為本區域建築也高高低低，常常就會漏掉沒看到其中的一些地方。

根本中堂，前身為傳教大師在西元七八年創建的一乘止觀院，不過也毀於火燒，現今的建築物是德川家光於一六四〇年時重建的。根本中堂是比叡山延曆寺的總本堂，外有小小的庭園，本堂內陣供奉著相傳為傳教大師親手雕刻的秘佛藥師如來，如來跟前持續一二零零年間不滅的法燈，光輝依舊，雖然現場是很暗的場景，雖然內陣比信眾所在的中外陣還低，但人們正座時的參拜，目光是平視的，正顯示佛教中「佝凡一如」的想法。

西塔與東塔距離很近，為寂光大師圓澄開建，有著全比叡山最老的建築——釋迦堂。另外還有法華堂跟常行堂，椿堂、最遠的淨土院及室町末期留下來的琉璃堂。

釋迦堂，雖然說是全山上最老的建築，但也不是原生的，原西塔的中心應為轉法輪堂，不過一樣被火燒了，現在的釋迦堂，是豐臣秀吉於一五九六年將圓城寺的彌勒堂搬到這邊重建的，即是說它的古老應該是從圓城寺時期（一三四七年）開始計算，當中安置的釋迦如來立像，亦為傳教大師所雕刻，並因此而命名釋迦堂。

因時間所限，被迫放棄橫川區域，據說橫川中堂是比叡山賞楓最佳地點，就此留一點遺憾，為明年再訪，製造一個藉口吧！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在還沒去延曆寺之前，總以為比叡山後，才知道整座山上沒有一間叫延曆寺的寺廟，是整座山上的寺廟群稱為延曆寺，主要分為三大區域——東塔、西塔、橫川。

留一點遺憾

在還沒去延曆寺之前，總以為比叡山後，才知道整座山上沒有一間叫延曆寺的寺廟，是整座山上的寺廟群稱為延曆寺，主要分為三大區域——東塔、西塔、橫川。

傑克是「舞場恩客」

「現代青年男女，誰不喜讀傑克小說，讀傑克小說之人，相信其腦海中憧憬傑克之為人，當然是近代青年，翩翩佳公子矣。」讀者這「想像」，當然錯的，蓋傑克已老矣。素描亦繪得「老臉」畢現。非小說家又說：「春秋報社長衛春秋，知其才，得莫冰子之介，獲其撰著言情小說一篇，名為『繡館憶語』，以溫馨旖旎之筆，寫男女間事，不特行文流暢，情節亦離奇，而傑克之名，亦於此時與讀者相見也。」

《繡館憶語》即是後來易名之《生死愛》，但從單行本所見，「繡」應是「繡」。《生死愛》初版本出於一九三九年，換言之，在抗戰時期，黃天石已以傑克筆名開始寫作，李育中說是戰後才採此名，記錯了。非小說家說這書出版後，未得讀者歡迎，「大概以其文筆華麗，如白雪陽春之調，曲高和寡簡單。」



傑克素描像，老臉畢現。作者提供圖片

上海過客

最早的上海記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。中國剛開放門戶才十年，那回上海僅是路過，目的是應邀到南京開會，會議過後重返上海，亦是路過。住的酒店吃的餐館都記不得名字，其中有一餐特別難忘，在住宿的酒店裡吃湘菜，來自熱愛咖哩的熱帶國家，行前又聽說上海人不吃辣椒，沒想到出來的那幾道湘菜卻是酸、麻、辣，比咖哩還厲害得多，至今記憶猶新。記得的還有座上各位上海文藝界的大佬，作家學者和出版社老總等，印象格外深刻的是衣着優雅的李子雲先生。那個時候也不知道她是誰，但她說話帶我家鄉閩南的口音，輕聲細氣，舉止從容，少言語，不爭鋒，不強出頭，看見一個靜和淨，且淡雅，整個人就是說不出來的很好看的女人，還看得出來，座上每一位都很尊敬她。

忽略所見所聞，主要是突然有機會一下子接觸那麼多華文書，如獲至寶大肆採購，見到喜愛的有關文學、藝術、繪畫、音樂的史料和創作書籍皆不放過。印刷品的重量叫人投降，僅只數本畫冊，行李就已經超重，然而為自己喜愛雖煩惱卻不惜一切，於是一路上忙碌於郵寄，甚至去辦海運，特別鍾情的書捨不得運走，明知重甸甸亦甘願手提，有些裝在行李箱托運。另外還買了中國畫的文房四寶，在缺乏文房四寶的國家學習水墨畫，所有面臨的困境，都得靠自己解決。走進上海朵雲軒，原本在書上和電影裡才有的筆洗、筆掛、成套的調色盤，筆墨硯紙和水墨畫顏料，出現眼前變實物，彷彿走入寶山，即刻變成超級愛購物的女人，這個那個什麼都拚命抱在胸前，不停地跟售貨員說都要都要都要。陶瓷和木製的中國畫用具沉重無比，一不小心就打破，包裝時更要格外留意，托運時也要加上說明標籤，累得無心也無暇顧及其他。

等到我聽說李子雲先生的學問和為人的時候，她已經去世了。人和人之間的相遇講究的是緣份，和李子雲先生就是上海湘菜館那匆匆一面，她肯定不會記得我，但她好看的優雅氣質卻成為鼓勵我努力求知向上的主要動力和因素。

上海著名景點是第二回再臨上海，才在畫家的帶領下，到豫園走了一個大園。畫家之前一天約會去豫園時，以為他是帶我觀光，沒想到他帶個大相機，在遊園時教導如何擺甫士，這樣靠著石頭坐，那樣斜倚在樹幹邊，看這裡，望那兒，花前，樹下，水邊，亭子間，走廊下……，上世紀九十年代還沒有數碼科技相機，要先用菲林拍攝後，還得把照片洗出來，才能夠看見效果。那回拍了畫家四卷菲林，一卷三十六張，一共拍了一百多張，洗照片也是畫家付的費，這種照片通常僅僅主角本人有興趣重複觀看，最後的下場是儲藏在家裡的儲藏室，從此再沒露面。那天逛豫園花了半天，秋日的冷風中還流了汗，做模特兒真不容易，出來時對豫園景物根本沒概念，只記得中國式的亭台樓閣，小橋流水，假山雅石，還有非常新鮮的所謂「美人靠」。待回家看照片，才知背景風光非常漂亮，但影中人卻造作得緊，粗魯女人偽扮淑女的样子很可笑。心裡感謝畫家的特別看重，可惜慧眼識的卻不是英雄，完全缺乏模特兒的特質等於出了醜，發誓從今往後在家裡

乖乖寫字畫畫就好，不再幹這種在鏡頭底下裝模作樣的行當。

後來多了一些了解再途經上海，抵達時已下午，有些疲累，但外灘是非去不可的，因為隔天黃昏就飛往鄭州開會。住的酒店在黃浦江附近，晚餐過後走去正好散步且一路觀景。周邊都是人並不稀奇，上海本來就以人頭取勝，初秋的风從黃浦江吹來，只見對岸燈火輝煌，在水裡閃爍的霓虹燈亦繁華如織，如此喧囂的夜色令人看不見天空中是否有星辰，而燦爛著迷間有多少浮華的慾望在上升和墜落？！

感嘆句未盡上感嘆號，第二天上午在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總編輯帶領下，到了一條兩排行道樹竟是和南京一樣的法國梧桐的街道。街上鋪滿褐黃的葉子，樹上的葉子靜靜地隨風在飄舞，幾輛車停泊路邊，不見有人經過。上午的陽光透過梧桐葉的縫隙灑在人身上，溫暖舒適的金色光線叫一條街彷彿都金光燦閃起來。

總編輯把我們帶到一家書店，亮了我的眼，幽靜溫馨的氣息裡看古樸典雅的佈置，書架上有新書，也有舊書，更驚喜的是除了書香，還有咖啡香。總編輯叫來咖啡，在氤氳著咖啡香味的書店裡討論著新書出版的事。上海是中國第一個出版我的書的地方，紹興路是我喜歡的海景點。

每一回上海行都匆促路過，上海的感覺就是匆忙。比較從容的是2011年9月上旬受邀去「品味上海」那次，一共住了七天，每天被安排到處觀光采風：武康路、徐家匯、閘北海上文化中心、顧村公園、寶山國際民間藝術博覽館、東方明珠……還到了崇明島的明珠湖，總算見識了混合著時髦和陳舊、古代與現代的上海，然而，這



上海豫園。網上圖片

「窮中產」誰關顧

振英發表施政報告的內容，有人形容是「扶貧報告」，這是成功令那些時刻為中下階層發聲的政黨收口，特首起碼碼成功了一半。但對中產沒有實質照顧，真的是令他們失望的。稅是他交，扶貧政策花的是他們的錢，自己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幫助，只有付出沒有回報，他們心理肯定難平衡。

位於高層的中產還好，那些收入剛剛踏入中產階梯第一層的人及家庭特別激氣，這批打工中產不似自個開公司、開店舖、賣街邊的小販等可透過公司合法避稅，由廠主報稅，只要收入達到納稅額，一分金錢也沒有法逃，連真金白銀支出了請傭人的費用也沒有納入免稅額。他們又不如那些專業人士真正高收入；處於不上不落的「窮中產」一階層最辛苦。

常聽到白領階層講，目前的香港最好做窮人，因最惡是窮人，天天嚟要政府幫，用遊行來向政府施壓，用輿論逼有錢人分身家。結果食、住、行都有人照顧。幫助窮人沒有人反對，問題是在那些「窮人」的原因和如何介定是真正的窮人，純以收入計有很多漏洞，沒收入的人不一定是窮人呀！經歷生活巨變之不能再工作成為窮人的人，沒有飯吃的人要幫，老人、傷殘人士要幫，若是健全人士只是沒工作，低收入就幫，那沒人願意努力工作了，難以激發上進心，因人人皆有惰性的。正如有朋友講，當我們勤奮讀書，勤奮工作的時候那些喊窮的人在干嘛呢？當我們積聚防飢、節衣縮食供樓時，他們是否在隨意花錢享樂？當我們自己怕能力不及不敢小孩的時候，他們有沒有斷生，點解最後一定要由乖人照顧顧人。這質疑與沒有愛心沒關係，確是社會上一些甚麼是正確與不正確觀念日漸顛倒及混淆。

公司有同事講他一家三口就是既不可以申請公屋、居屋，又買不起私樓的人，而政府是否應該將申請公屋、居屋資格放寬，調高入息限額？免稅額是否要提高，這些不是要政府提供環境為中產提供工作和事業發展空間是幫中產，是可以防止他們向下流動，保障他們收入和生活質素說法，似乎真是太空泛，太天真了吧，老闆公司賺錢不代表工人一定加薪的，就算有加那是我需努力工作才賺到的，不是政府的照顧，「窮中產」要問到甚麼時候才享受到政府對他們的回饋。

中產是香港的中流砥柱，大部分又是講道理，理性的一群，特首和政府絕對不可以傷了這階層的人的心，不要怕了一些人聲大又惡的人還就他們，社會由不同階層組成的，通常激進反對派一定走在最前，不要只着眼嘈鬧的人，還有沉默的大多數哩，世上也沒有完美的政策，要相信只要是合理、公正地處事，最終都會贏得人支持的。

CY 大手扶貧

CY 大手扶貧。施政報告精神關愛焦點在扶貧、安老、助弱、教育、醫療等，特別對青少年。社會輿論皆稱好「大手筆」。其理念顯然是構建和諧、平等、公義的社會。不過，中產階級似乎「無糖食」，不僅如此，政府每年增多二百億公帑開支，錢從哪裡來？中產階級深知當然是稅收支付，誰是最多納稅者，中產階級不可免。聰明的答案中早有數，他認為把錢用在有需要人身上，中產是發展經濟，令中產事業有成。如此答稱，中產階級會滿意嗎？

如何發展經濟呢？結合粵港澳合作發展，把餅做大。CY 是測量師出身，對城市規劃最有優勢，填海得人工島——「東大嶼都會」概念創新，是否可行，得要官員合作了。此乃長遠計劃，比昔日「玫瑰園計劃」還有利香港長遠持續發展。然而，鑑於「啟德發展」和「西九龍發展」經驗，各方配合委實有問題。研究需要但不應花在時間和款項無節制。某些政黨和別有用心人士的阻撓肯定是致命傷。最近一片科網熱，香港提出設創新及科技局是必要的，目的應大大提高科研及扶科技產品化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好動力。

堅強的玫瑰

在注射麻藥之前，先將呼吸喉管直接插入氣管，怕她在藥物下不懂呼吸，多位護士把她按住，痛得死去活來。這痛楚可能也不及第一次重見自己面目的慘痛，「我清楚記得事發當天槍手突然失控，向著我們開槍，我中槍了，牙齒和鮮血混在一起淌下來，染紅了我的裙子，我沒想到自己已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下顎。醫院裡我不能看電視、聽收音機、通電話，更沒有鏡子，直至那次到洗手間，簡直不敢相信鏡中人就是自己，我哭得不能停止。」

不能接受，兩位兒子也被迫接受，大兒子受驚過度入院留醫，小兒子更直情不肯認媽，「妳不是我媽媽，我在電視見到你媽死了」。小玲心痛，想出了唱仔仔最愛聽的睡前兒歌，一唱，孩子攏著媽媽不肯放了，「我就是為他們而活，孩子有自己親生的媽媽愛錫，給他買一件衫，一起吃一頓飯都是不同的。」十六歲的兒子更向小玲懺悔：「媽，我明白妳為什麼做這麼多次的手術也失敗，就是我整天激妳，以後會再，不再氣媽媽了。」

小玲為不想別人再向兒子指指點點，她跟出事時的男朋友，即小兒子的爸爸分手，斬斷了這段「不清不白」的感情。那麼會找一個新依靠嗎？「我會跟隨上主的旨意，上天自會安排。」

旁邊的孖生姐姐對妹妹愛護有加，要知道小玲該有多美，可從姐姐面容見到，本年六、七月易小玲便可脫掉口罩，祝願堅強的她開展的是全新美好的一頁。

思旋天地

思旋

梁振英特首自出他上任後第二份施政報告，顯然，配合他競選綱領精神，重點在改善港人生活質素，居住環境方面，提及未來十年房屋發展藍圖，居屋單位年增八千，私營房屋則每年有一萬三千多個，還有就是每年提供二萬個公屋單位。令地產商關注的是十年居屋目標建八萬伙，總建屋逾四十七萬伙，如此加大供應，樓價是否會不跌？更何況，世界銀行看好環球經濟，美國經濟復甦幾認可，退市按年完成，低利息率將遠去。如此環境，發展商和投資者對施政報告之房屋政策可真要逐個字詞解讀清楚矣！雖然，面對施政報告似乎沒有「加辣」而感「滿意」，不過，政府加倍建居屋，大增供應比「辣招」威力更猛。樓價下行風險必愈來愈大。而房地產是香港重要經濟支柱，也是政府庫房重要收入來源之一。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易小玲從台灣回來了，我立即邀約她接受港台《舊日的足跡》的訪問，讓大家更了解這位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傷者，貌美的年輕媽媽如何走出谷底。

沙田某屋苑的街坊見我手持錄音機，不斷追問：「是我易小玲嗎？她可以吃東西了，太好了！」可見大家都關心小玲。小兒子正在屋裡睡覺，我們移師球場旁邊的空地去訪問，陽光中小玲依然戴著口罩免受細菌感染，但眼神明顯帶著笑意，提起女兒，她是興奮的。「當我在長庚醫院吃第三日生日蛋糕，我開心得跳起來，原來醫院了三年多的咀嚙感覺回來了，過往吃蛋糕只能吃忌廉，人家吃什麼，我也只有看的份兒，原來食物打碎了，完全不是那回事。」今天小玲最愛吃媽媽的燕魚。

七嘴八舌

小臻

過去一周最熱的話題當然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的內容，有人形容是「扶貧報告」，這是成功令那些時刻為中下階層發聲的政黨收口，特首起碼碼成功了一半。但對中產沒有實質照顧，真的是令他們失望的。稅是他交，扶貧政策花的是他們的錢，自己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幫助，只有付出沒有回報，他們心理肯定難平衡。

位於高層的中產還好，那些收入剛剛踏入中產階梯第一層的人及家庭特別激氣，這批打工中產不似自個開公司、開店舖、賣街邊的小販等可透過公司合法避稅，由廠主報稅，只要收入達到納稅額，一分金錢也沒有法逃，連真金白銀支出了請傭人的費用也沒有納入免稅額。他們又不如那些專業人士真正高收入；處於不上不落的「窮中產」一階層最辛苦。

常聽到白領階層講，目前的香港最好做窮人，因最惡是窮人，天天嚟要政府幫，用遊行來向政府施壓，用輿論逼有錢人分身家。結果食、住、行都有人照顧。幫助窮人沒有人反對，問題是在那些「窮人」的原因和如何介定是真正的窮人，純以收入計有很多漏洞，沒收入的人不一定是窮人呀！經歷生活巨變之不能再工作成為窮人的人，沒有飯吃的人要幫，老人、傷殘人士要幫，若是健全人士只是沒工作，低收入就幫，那沒人願意努力工作了，難以激發上進心，因人人皆有惰性的。正如有朋友講，當我們勤奮讀書，勤奮工作的時候那些喊窮的人在干嘛呢？當我們積聚防飢、節衣縮食供樓時，他們是否在隨意花錢享樂？當我們自己怕能力不及不敢小孩的時候，他們有沒有斷生，點解最後一定要由乖人照顧顧人。這質疑與沒有愛心沒關係，確是社會上一些甚麼是正確與不正確觀念日漸顛倒及混淆。

公司有同事講他一家三口就是既不可以申請公屋、居屋，又買不起私樓的人，而政府是否應該將申請公屋、居屋資格放寬，調高入息限額？免稅額是否要提高，這些不是要政府提供環境為中產提供工作和事業發展空間是幫中產，是可以防止他們向下流動，保障他們收入和生活質素說法，似乎真是太空泛，太天真了吧，老闆公司賺錢不代表工人一定加薪的，就算有加那是我需努力工作才賺到的，不是政府的照顧，「窮中產」要問到甚麼時候才享受到政府對他們的回饋。

中產是香港的中流砥柱，大部分又是講道理，理性的一群，特首和政府絕對不可以傷了這階層的人的心，不要怕了一些人聲大又惡的人還就他們，社會由不同階層組成的，通常激進反對派一定走在最前，不要只着眼嘈鬧的人，還有沉默的大多數哩，世上也沒有完美的政策，要相信只要是合理、公正地處事，最終都會贏得人支持的。